

克里姆特的黄金时代

□玄子

第一次欣赏克里姆特的画作是那幅瑰丽而又诡异的《吻》。这幅创作于1907—1908年间的大画充分展示了他一直以来最喜欢、最擅长表达的主题:性欲和完满。这也是出身于身份卑微的金属雕刻匠家庭的他一直追逐的生活目标。画作的瑰丽感来自画作中男女主人公繁复、极具象征性的衣饰。在暗金色的背景下,一对恋人跪在开满鲜花的草地边缘,热烈拥吻。男子充满爱意,双手环于女子的脸部和裸着的肩颈处,他正充满激情地吻着她的脸。女子闭着双眼,双颊绯红,沉迷于男子的吻,沉浸于两人制造的绮丽梦境。男子乌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以及被长方形、螺旋形、圆形、金色线条模糊了形体特征的服饰与女子白皙的皮肤和娇嫩的红唇及螺旋形、圆形的有着隐喻、象征意义的服饰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又极其实地阐述一个故事,一个画境里的故事,这是一个昭示强烈爱欲、颓废而唯美的故事。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我的黄金时代》带着读者走进19世纪末、20世纪的维也纳,走进象征主义艺术家克里姆特。

亚力山德拉·科米尼以为,“在一个像维也纳这般神经质的、自我放纵的大都市,克里姆特和弗洛伊德把性作为生活中获得动力和主要组成部分并不奇怪。”“一般来说,维也纳人是放荡不羁的、欢乐的、友好的、天才的。”《大英百科全书》如是介绍。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就是在这座具有神奇魅力的城市成长、生活。

1862年7月,克里姆特生于维也纳西郊的鲍姆加登,在七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二。经济危机的阴霾和众多的孩子让他的原生家庭困顿。他14岁进入维也纳应用美术学校学习,这也是他父亲和弟弟就读的学校。他的父亲恩斯特尽管粗暴,但是给了他对于最初的、懵懂的艺术启蒙,而他最亲近的弟弟小恩斯特曾是他最初的工作伙伴。

维也纳是举世瞩目的音乐之都。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这座美丽的城市同样有他们趋之若鹜的环城大道。大道上有哥特式的维也纳市政厅和感恩教堂、希腊式的议会大楼,新文艺复兴式的城堡剧院、皇家歌剧院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年轻的克里姆特依靠从美术学校学来的技艺和口袋里装着的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来到环城大街,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一阶段,为剧院和公共建筑绘制壁画。

1897年,维也纳这座历史主义风格的城市,开始挣脱浮夸的窠臼,“走向现代化。”学院派艺术的枷锁被打破,维也纳分离派应运而生,而在慕尼黑和柏林也都有这个组织。雕塑家罗丹、象征主义艺术家皮维·德·夏凡纳、画家萨金特、惠斯勒都在其中,克里姆特是分离派第一任执行主席。他们的第一次展览在收到了尖酸刻薄评论的同时,也接待了5.7万名参观者,534件展品中有218件被售出。至此,分离派打开了维也纳艺术界与国际现代主义之间的大门。

到他的作品成熟期,能够在其中看到汉斯·马卡特和拉斐尔前排的装饰感、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的唯美主义、费尔南德·赫诺普夫的象征主义、克劳德·莫奈德的印象派、文森特·梵高的表现主义、费迪南德·霍德勒和弗兰兹·冯·斯泰克的矫饰主义、委拉斯开兹的哈布斯堡肖像风格、拉文纳的马赛克、希腊的花瓶画和日本的版画。但这种种并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如毕加索所说,“二流的艺术家模仿别人的作品,一流的艺术家则窃取别人的灵感。”克里姆特无疑是一流的艺术家,他还是有着独立思想、个人风格的艺术家。“艺术的进步,需要建立在将艺术不断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他的创作始终践行这种思想。因此,无论对于他当时的服务对象还是每一位普通的欣赏者来说,他都是一位辨识度极高的画家。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是奥地利象征主义艺术家。他与维也纳这座城市相伴相生。城市给了他创作灵感,他的作品塑造了这座城市。尽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屡次引发争议,但他的创作最终获得更多支持者,《金衣女人》让他的声望达到了巅峰。他开启了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412

悲伤其实是幸福的一部分。一个人若感觉到真正的悲伤,那总是因为他/她失去了最重要、最珍视的东西——那也是给他/她带来了幸福的东西。唯其有爱,唯其是幸福的,才会感到悲伤。在此意义上,悲伤正是爱的证明,是幸福的墓志铭。

佛教徒禁绝自己的欲望,享乐主义者放纵自己的欲望,在“欲”的问题上,他们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并非没有共同点:佛教徒为了避免悲伤,而放弃了爱;享乐主义者因

为放弃了爱,而避免了悲伤。他们都不愿承担爱的代价,承担幸福的代价,实际上是同病相怜的。

《妙色王求法偈》说:“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那又怎么样呢?一个人若不感到悲伤,那他/她也就不是幸福的了。

413

那些被当作历史纪录的伟人事迹,很多是扭曲的,甚至是虚构的,不过是一种政治神话;相反,小说或影视作品里那些小人物的传奇,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二



新书快递

美食与文明:帝国塑造烹饪习俗的全球史

[美]蕾切尔·劳丹著 杨宁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本书作者讲述了世界上主要饮食的兴衰历史。透过多种饮食表面上的混杂局势,作者揭示了烹饪谱系图潜在的简明规律,说明了烹饪哲学中关于健康、经济、政治、社会和神灵信仰的周期性变化如何推动新饮食的建立。作者还阐述了商人、传教士和军队如何将饮食跨越山脉、海洋、沙漠和政治边界……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著 彭雅立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生前最后一部结集的作品,共收录四篇小说。当时的卡夫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数次进出疗养院。这部作品集是他在病榻上完成校稿的,最终于1924年8月,即卡夫卡病逝两个月后出版。收录的同名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一个痴迷于饥饿艺术的表演者从高光时刻到被世人遗忘,不被理解而郁郁寡欢,最终死去的故事。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卡夫卡生前在报刊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十则短篇作品。

微积分的力量

[美]史蒂夫·斯托加茨著 任烨译
中信出版集团

“我们不必为了理解微积分的重要性而学习如何做运算,就像我们不必为了享用美食而学习如何做佳肴一样。我将借助图片、隐喻和趣闻逸事等,尝试解释你们需要了解的关于微积分的知识。我也会给你们介绍有史以来颇为精致的一些方程和证明,就像我们在参观画展的时候不会错过其中的代表作一样。”作者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讲述了微积分的历史。相信在读完本书,我们都会对微积分有更加立体生动的认知,就像欣赏名画、名曲那样发现微积分之美。

失敬,植物先生

[意]斯特凡诺·曼库索著 金佳音译
新星出版社

植物在宇宙间扮演的角色,其实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它们出现于几亿年前,却早已指明了我们人类的未来。植物作为经过长期演化,且建构方式与动物全然不同的生物体,具有模块化的结构和散布全身的智能,可以为许多技术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开创未来的路上,人类一定得向植物学习才行。这本书将带你探知植物世界,同时展望我们的未来。

反读书记(一四三)

□胡文辉

尽管出于虚构,但类似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未必没有发生过——只不过因为他们只是小人物,其事迹没有记录下来,或者其事迹虽已流传于世,但其名姓没有记录下来。

在实质上,历史记录未必是真的。在本质上,虚构作品可以是真的。

因此,读历史记录的时候,对其真实性应抱有一些怀疑的精神(古史辨派所谓“宁可信而过,不可信而过”);读虚构作品的时候,对其可能性应抱有一些同情的态度(俗语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需要打破神话和迷思,却不必抛弃理想和希望。

相遇古月堂前

□钱之俊

1932年3月2日,杨季康参加完燕京入学考试后,就和孙令衔一道来到清华园。孙令衔要去找他表兄钱锺书,而杨季康要去见同学蒋恩钿。

杨季康来到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蒋恩钿见之大喜,急着要张罗杨季康再转学清华借读!就在她们话别之际,钱锺书送表弟孙令衔也来到古月堂门口。孙令衔对表兄钱锺书说:“这是杨季康。”又对杨季康介绍说:“这是我表兄钱锺书”。“阿季打了招呼,便和孙君一同回燕京去了,钱锺书自回宿舍。”(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杨季康晚年尤深深记的:

这位表兄就是钱锺书。他和我在古月堂门口第一次见面。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我们都很珍重那一次见面,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初次见到清华才子钱锺书,杨季康觉得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他只“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杨绛《我们仨》)印象是深刻的。

蒋恩钿很快为杨季康办好借读清华的手续,不需考试,只要有住的。杨季康终于在大学本科结束之前,圆了清华梦。她与昔日振华同学蒋恩钿、张镜蓉同住一舍。

虽然钱锺书不是想象中的风度翩翩,但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彼此显然都有好感。可他们要澄清关于相互之间的那点“传闻”或“绯闻”。因为孙令衔告诉杨季康,表兄已订婚;也告诉钱锺书,杨季康已有男朋友。于是,钱锺书写信予杨季康,约其在工字厅客厅相会。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听杨绛谈往事》)杨季康赶紧撇清和费孝通的不实传言。为了让费孝通死心,杨季康又写了封信给他,宣布:“我有男朋友了。”(《听杨绛谈往事》)

费孝通的一番努力终付东流。但是他心有不甘,觉得受到欺骗。他来到清华古月堂,找杨季康吵了一架。杨季康晚年是这样跟人解释的:

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阿季做普通朋友。他后来与钱锺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听杨绛谈往事》)

细心的读者,在字里行间会不会读出“一点意味”?如果当年没有给过费孝通什么暗示,聪明如杨季康又何至于反反复复解释、复杂杂玩文字游戏呢?

“友好相处”也是事实。1979年,钱锺书与费孝通同时随团访美,两人一度同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钱锺书每天为夫人写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故不寄家信。费孝通却主动送上邮票,好让钱锺书寄信。钱锺书回国后,借《围城》中赵辛楣和方鸿渐说的话,和夫人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听杨绛谈往事》)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仍曾登门拜访。杨绛送其下楼,一语双关地对他说:“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